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齋集卷二十五

九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龔果

欽定四庫全書

平齋集卷二十五

宋 洪咨夔 撰

啓二

通崔安撫啓

捧硯從游久綴門人之列分弓庇役就充幕吏之員天
巧其逢人榮所託竊以小范之帥環慶舉張方平大蘇
之牧中山進李端叔兩公辟士之盛事百世知人之美
談不圖晚生親見前輩恭惟某官光明而亮偉端重而

沉深望之儼乎道德之容挹之薰然仁義之澤驅千兵
萬馬於筆下風雨恬霽而無聲吞五湖三江於胸中波
濤舂撞而不動剗兇麻源之右掣鯨桂海之南清畏人
知靜忘物競其去也諸公挽留而莫可其歸也四輩趣
召而後來甫躋郎省之華亟填戎垣之重秋風保障威
行萬竈之烟春日耕桑驩動一犁之雨淮南倚以為脉
山東聞而屬心况狐兔失穴之餘正貔貅扼塞之日人
皆輕進公獨隱憂謂中原機會之方來而外治規模之

未立灞上棘門如兒戲耳尚遺債帥之風方城漢水雖
衆用之未免市人之戰要須彊國勢於精神之表乃可
制鹵命於掌股之間反覆開陳庶幾感悟彼豎儒幾敗
乃事徒委諸一勝一負之常此元老克壯其猷必運以
萬舉萬全之畧寧少遲於遄名庸迄奏於膚功坐縛可
汗盡還餘地某四年食客三世夙緣濟慈航於黑風大
海之中送靈槎於黃河崑崙之上烏幕濫巾於溫石兔
園接袂於鄒枚誓上下以相隨抑東西而惟命誦蕪城

卷二十五
之賦熟形勢于曾來續泗水之碑寄功名於不朽矢志
歸倚拜手敷陳

謝崔安撫舉改官啓

子來幾日甫爾依紅我有二天居然破白惟屹立于世
方橫潰之表故力挈於人不比數之中杼敬瓣香歸恩
丈席竊以人才由江左而降幕客在淮南為多韓魏公
得王金陵而不及賞音牛竒章辟杜書記而未嘗推錄
遂令遺憾尚見前聞伏念某讀書不多涉道更淺方其

始銳自謂五石瓠可剖以為尊迨此中艱乃知六州鐵
猶鑄不成錯以舟行岸移而閱世變以霜降水落而觀
物情虛憍寢平剝蝕漸復富貴非吾願未敢云然貧賤
玉汝成容或有此然紛紛成敗之異論而咄咄炎涼之
易情不圖一日之逢遂有終身之託拔從食客列在屬
僚歲寒東閣之梅結根已舊春色平山之柳成蔭方新
廣平下坐而揖之前相如未至而進之右使無地主誰
破天荒茲蓋伏遇某官功蓋三邊眼高四海論材以相

馬之法觀過於奪牛之蹊得一士於河南了無貴戚之
命空群良於洛北惟有山人之媒共驚甄拔之殊誰識
機契之早五更進履已是會心半夜傳衣不容放手故
於落落難合之會而有沾沾自喜之榮上下四方盡是
依劉之地始終一節敢忘在莒之時銜戴寔深編摩抑
略

謝丘安撫舉改官啓

從莫府之游甫當春後上公車之薦忽在秋先軒軒特

達之知落落希闊之遇得之驚躍傳者信疑竊以橐駝
種樹以蚤實為功狙翁賦芋以朝得而喜伊物理之猶
爾豈人情之不然矧墮七選之坑欲結五剡之塔寧為
鷄口毋跋狼胡必考索以點頭始探期而入手如某者
有婞直之短無趨和之長肝胆輪困據鞍之髀易滿頭
顛蕭颯讀書之眼尚明不能忍藜藿之饑漫欲決枋榆
之起勉辭襍襖來拂兜鍪多以白面書生而見唾獨得
紫髯將軍而許可樂哉飛泳籍甚推揚著鞭要使出祖

逝之先成佛肯教在靈運之後未回沆碣預借扶搖茲
蓋伏遇某官親得南軒之傳世濟文定之美非有心於
富貴而富貴自迫不求名於氣節而氣節更高脫彼少
年新進之場運此真儒無敵之略識微見遠常懷猛虎
出柙之憂強本折衝自有老羆當道之勢至若虛以接
物而謙以下士明於見善而勇於拔材又當路諸公之
所難寶舉世善類之攸屬矧在晚出豈為至榮本無疇
昔之緣便蒙刮眼不負平生之學即是酬恩百喙可窮

寸襟莫寫

賀侍御啓

榻前承渥柱裏升班物情大旱之餘適蘇霖雨天象太
微之次首應法星九重侈知人之明四海享任賢之福
竊以兩儀具清明廣大之體萬物鍾扶輿磅礴之靈得
其中和者為景星為鳳凰全其剛正者為屈軼為獬豸
况千古之間氣生一朝之偉人如伯夷聖之清如孟軻
勇於義用能任天子耳目之寄予以壽皇家氣脉之傳

恭惟某官步趨聖賢冠珮道德旁蹊捷徑不求少室之
山絕岸孤峯坐閱瞿唐之浪顧環轍之久矣終覽輝而
下之簪筆烏臺伏蒲騎省上不為危言而駭聽下不為
矯節以沽名惟致辨于君子小人之間而防微於宦官
女子之際外邪不入元氣自充以培社稷無疆之休以
兆國家中興之象深締邃嚴之眷進顓雄劇之權堂堂
不撓為儒宗謀猶惟舊行行且止避御史風采又新然
而一論列關吾道之盛衰一建明係斯民之休戚時雖

無闕事或可言士大夫懷寡廉鮮耻之風將帥乏趨事
赴功之勇戰守之規模靡定賞罰之綱紀未張斜封尚
費於調停橫斂更多於朘剥惟正人用則國勢重於黃
鍾九鼎惟公道行則人心安於泰山四維此皆前日之
已言抑亦於今之最急願申欲議迄濟丕平當令文靖
警君復聞於世毋使清獻之論事專美於前狂斐一鳴
隕越萬坐

謝李坡舉自代并應詔啓

草正元之諫疏既許同升應建武之詔書又蒙特舉人
驚再推轂於朞月之頃誰信屢擊節於十年之前撫往
事以慨然幸平生之有此伏念某灌畦自命媚竈不能
忽起市虎無端之疑遂罹蹊牛已甚之禍丹心獨破疇
能百口保之白髮相看安忍一家哭矣已甘墮地之棄
甌不謂中流之得壺剪紙而招驚菟探囊而起壞証雖
乏洛北山人之譽亦備淮南幕客之員憐抱影之零仃
為騰書之旁午六鰲連掣五鴛齊飛它人不足而我有

餘大造已多而公未倦讓變讓龍而讓朱虎誠過乎謙
進豹進鮒而進樂羊抑何其力所謂真知己者夫豈輕
予人哉茲蓋伏遇某官地望如山門庭似水萬斛轉舵
運平國論之偏五色補裳彌縫君德之闕其正足以用
大其公足以生明去小人如去稂莠不厭其芟夷愛君
子如愛杞梓寧過於封殖引蔡襄而居同列有言必酬
薦唐介而處要官弗進不已爰得魚而取掌仍騎鶴以
纏罾曷勝自喜之情猶有無厭之請苦心選佛固慙衣

鉢之傳凡骨登仙更乞刀圭之賜寸忱有屬尺楮奚殫

謝制使李尚書舉改官啓

謁裴度於洄曲之營最居人後拔杜牧於淮南之幕忽
處衆先得之擊地而驚恍若從天而下竊以前輩所謂
汲引孤寒之綆近世以為攀級權要之梯倚冰山為泰
山延頸待囑指鼠璞為荆璞拱手奉歸名為蓄吾家之
參苓實則種它人之桃李自喜得計烏知可羞若其點
頭堂下之一言具眼坐中之小異幾年無此一日見之

如某者材非竒竒老已冉冉方虛憍恃氣安知培翁四
句偈之有功迨拂亂動心始信嶼山三字箴之得力眇
鴻毛其自命蕞鷄肋以何求竭來刁斗之鄉偶備橐鞬
之役既不能磨盾以草檄又不能推枰而畫籌第於內
外臂指之拘攣與夫上下精神之消磨多所感觸為之
隱憂顧國事以如斯於身謀而何有炎門耻炙捷徑甘
賒道之將行歟但居易以俟命人莫我知也欲忍窮而
著書不圖負壑之秋乃有回瀾之力未齊五鷄先獲一

麟固非曹劉沈謝摸索以可知且無許史金張游揚而為助迥出望表猥塵選中茲蓋伏遇某官翰墨大蘇威名小范黃髮兒齒入奉壽母之懽織文烏章出寬聖主之顧以忠孝兩全之懿用文武兼資之才號召青齊指揮燕薊已斷匈奴之臂行漆月氏之頭與共功名孰非豪傑乃至噓一寒之谷欲使脫七選之坑以勸著鞭以愧剗印偉此舉之尤特信所關之匪輕某敢不敬佩十六字之褒期答二三策之取九藥生翼初匪求而得之

辦香報恩當有大於此者卷卷銜戴切切敷陳

謝權帥洪提刑薦啓

騎揚州之鶴正切夢思冠楚人之猴忽叨論薦嗟世道
之寢薄幸宗盟之有歸竊以絲苓同生於松而絲以苓
為根渠荷皆出於藕而渠倚荷為蔭惟鼻祖源流之無
間故耳孫枝幹之相依伏念某少耕潛山壯宦鄱水訪
盤州之事業正印難傳誦野處之文章餘燈可續柰九
京之不作竟千里之空還昔期芳菲菲而彌章今欲景

翳翳其將暮不圖州牧出我世家蔚乎相扶日有川泳
雲飛之樂劃然長嘯時窺山鳴谷應之機胡人事之方
乖曾身謀之靡定帆隨風引舟挾岸移長缺自隨勃窣
兜鍪之底短檠相對淒涼刁斗之邊皇華不隔於照臨
吉語忽傳於吹送一鳧已去五鳳俱飛雖狄武襄之譜
梁公大非吾偶然呂文穆之舉夷簡豈無他人出於真
情有此奇事茲蓋伏遇某官器能管樂苗裔韋平材恢
恢乎辦多身矯矯其獨立山韞玉而自潤粹然有道之

容水中準則不爭澹乎無我之意扶立故家之喬木挽
回末俗之頽波涕唾執宮金玉寒峻謂族姓如晨星之
有幾况主賓與春風而俱和置冗蹟於四賢借華袞於
一字俾懋所學用昌斯文白髮聲名媿難齊於二陸青
雲步武尚自附於三洪深感於中姑陳其概

謝賈制置特薦啓

小單于之膽落方集竒謀大都督之眼高首薦下士試
新刻黃金之印署獨御碧玉之章同日驩傳一時盛事

伏念某萬無能役一不敢欺滿架插書自矜鄴侯之富
舉家食粥誰念魯公之貧風霜不貸而枝葉凋歲月已
老而根幹在往來塞下出入兵間車轉轉馬蕭蕭每痛
心於浪戰田确确牛吒吒更攬涕於煩輸兩年之賞識
固多一旦之遭逢尤異蟻隨磨轉鴈逐陽飛趨幕折腰
甫識少陵之面上堂携手已知馮茂之心聽說劍於酒
邊許推枰於燈下良由機契遂以名聞茲蓋恭遇某官
貫穿古今揮斥宇宙望長安於灞岍一生忠義之心進

雍丘於淮陰百戰功名之會用紹興分道之典故施慶
歷定邊之規摹既綏請於山東且經營於河北築臺延
士思得良籌推轂進賢不遺餘力爰俾摧頽之下走亦
蒙特達之殊知念圖報之無他惟納忠之有益虎兕出
於柙曩嘗失於防閑蛇龍放之菹今盍思於區處勢必
知己而又知彼權當在我而無在人御衆莫若寬平制
敵無如審重財散則民乃聚食足則兵自強此皆已見
於施行務在更加於推廣大孚衆望洪濟中興繪像雲

臺不媿膠東之傳磨崖浯水願書元結之碑觸突有誅
震惕退聽

平齋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平齋集卷二十六

宋 洪咨夔 撰

啓三

通李參政啓

退思巖之勲名聞從諸老獨樂園之風骨識後群兒惟
伯陽實出於洪宜孔融自通於李輒將一瓣仰叩六符
竊以武侯未起於草廬熟知成敗晉公雖逸於綠野常
佩安危上天非無故而生賢君子盖有待而行道矧今

大勢異昔平時朝廷未深察取燕之圖邊鄙或復用攻
遼之策國計捉衿而見肘民生剝肉以醫瘡士懷誘鶴
之心將有養鷹之志屯棘門屯灞上視紀律以如無出
斜谷出祁山問規模而猶未總使置一勝一負於度外
可不計五大五細於目前鬱攸煽煽而薄京師熒惑吐
芒而犯帝座仰占天意似應人謀朋黨漸萌未免向時
一網之慮元良未定豈無異日半紙之憂波方急而維
楫莫施證已壞而刀圭安在上深念此公有意乎恭惟

某官道德宗師文章宿老太山之雲為雨自有機緘虞
淵之日洗光不動聲色方權奸之用事惟明哲以保身
幾年出鄴侯以避元載之鋒一旦進弱翁而正霍禹之
罪雲霓盡掃宇宙復清五龍夾以飛既展濟時之畧四
蛇入其宇初無求世之心勸梅花之月於未春飲木蘭
之露於將曉觀渠血指攢我醉眉然救否者莫謹乎苞
霜而反剝者亦由乎碩果離當復合危可使乎我公有
衮衣以歸趣登上相天子負斧扆而立迄濟中興某涉

道未深謀身更拙聊爾署冗衙於紙尾居然託後乘於
遨頭矯磨峨眉太白之間知有東坡穎濱者在雖執鞭
之晚矣尚捧硯以從之蓋欲質平生書囊之疑豈止為
方來夾袋之地後天下而樂况曾協於寅恭安宇內為
先願無忘於辰告寸忱所屬百喙奚殫

上劉閣學啓

駟玉虬以征尚遲牀下之拜騎青牛而過敢後道旁之
迎顧斯文千古以無傳而前輩百年之幾見孰窺梗槩

粗識源流蓋自蜀公以來始有後溪者作其清明則青
天白日其高深則太山黃河參古今之典刑具出處之
本末權門鼎盛在熙寧自拔於熙寧聖化更張在元祐
不黨于元祐以鷄鳴膠膠之志鴻飛冥冥之風去不可
留歸猶未老巡梅花而索笑浩若胃中之春樹萱草以
忘憂蕭然物外之樂盡醉於田父泥飲之頃相忘於舍
者爭席之間文章散落於人寰翰墨流傳於夷裔雖有
詔以強起曾何心於復來然而一飯不忘乎吾君百方

欲濟乎斯世有關廟畫每以驛聞宗磐未強首陳儲嗣
事之十九疏民瘼已亟次及條例司之數千言仗孤忠
以直前犯衆怒而不顧亶為仁者之勇兼得聖人之清
天下之達尊三孰如公者國中之儒者一其舍我乎賜
劍履以給扶偉衣冠而入侍某遨頭後乘鉗尾冗銜每
思退續離騷之辭何幸親問太玄之字觀神和而氣定
知目擊而道存自憐孺子倥侗毋惜一編之教更願老
親強健亦如三壽之朋敬在下風有如曠日

上安宣撫啓

魚鳥鱗叢以來形勢千古伏龍鳳雛而後勲業一人朝
家西顧以寬憂屬吏東鄉而聽令九拊外旗之近三熏
子墨之恭竊嘗泛觀古今制敵之機頗識東南立國之
勢腹心江浙晉替荆襄維蜀道之山川如人身之頭目
吳合之則可奪曹瞞之氣晉失之則難折阿堅之謀雖
太白峩眉四萬八千年始通中國然西陵江都五千七
百里莫重上游唇亡則齒必寒首擊而尾自應欲混鼎

峙三分之地無如坤維半壁之天恭惟某官抱王佐之材任天下之重乘雲氣騎日月橫鶩沓寥之天簸鴻蒙扇雷霆獨立汗漫之表以道義養吾之大勇以忠忱運我之壯猷唾怒虎其方拏截奔鯨乎已沛聲子璋之罪血糝糊於髑髏正劉闢之誅刀紛綸於膾脯三綱垂弛以重立四極既搖而復安逮黑谷之繹騷重綠林之俶擾病逢壞症砮入危機人寒心而莫支公攬涕而又起矛驅海若障漢沔之頽瀾甲洗天河斂殺函之妖祲威

行夷夏功塞堪輿盍歸上相之班猶坐元戎之帳以西
土之方靖宜東人之欲留不惟後勁以中權要使左饋
而右粥勃律天西之野春草犢肥蓬姿雪外之城秋風
馬卧惟梁益無鳴弓之警則荆揚享奠枕之安紀社稷
之元勳申山河之信誓微管仲其左衽矣夙高耆定之
謀歸周公以袞衣分佇翼昇平之運某暫濟班尾即趨
遨頭顧治中之非長置員外而奚益惟大莫府推赤心
而聽計而小朝廷開青眼以延才甘踏羊腸願詹馬首

出師一表既於伊訓說命而有光皇武兩詩當視吉日
崧高而無愧委心歸倚拜首敷陳

添倅到任謝廟堂啓

東望日邊迷前塵於班尾西來雪外陪後乘於遨頭轍
行地以雖遙梯倚天而實近作平生不到之夢出造化
非常之恩伏念某文字蟲魚姓名蟣虱偏仄何偏仄定
非湖海之豪伊優自伊優粗有山林之氣襲子長南遊
之遺蹟放少陵北征之壯懷振淮施以方休掛江帆而

又去石頭牛渚六朝名勝之如存夏口烏林三國英雄
之安在木葉秋飛於楚些竹枝寒送於巴歌每渺渺以
凝思還逢逢而催發灘周十二涪之上路遠百八盤之
間鹿角狼牙旋渦正沸虎鬚龍脊激浪欲飛電驚鮪甕
之豁訝雷吼業牀之噴薄寄性命於一筏蕩神魂於兩
橈可謂人生之畏塗然亦天下之偉觀三峽矗井絡而
上動搖星辰一川翻月窟而來倒傾河漢屏巫山於絕
岸柱灑瀕於中流峭立百牢之關橫陳八陣之蹟脚力

未窮於涪萬目光已射於岷峨萬里橋邊啁哳估船之
曉百花潭上喧呼藥市之春以治中別駕之冗員追方
外司馬之樂事徑行所到躡取已多進可賡王褒益州
之詩退可續太冲蜀都之賦匪私釣播疇與玉成茲蓋
恭遇其官道大而有容功高而不伐謂紫雲樓之議論
在安細民而天章閣之條陳務去宿弊吐坤軸之萬里
邈君門之九重碩鼠多貪小鮮易擾既擇蕃宣之雅望
又收關決之駕材俾笏而魚隨琴與鶴惟民愁之既劇

且兵調之方殷衛公籌邊之圖必精思而制勝武侯出師之表非快意以邀功要當為根本之謀乃可固藩籬之勢勉毗鎮撫期答生成一弛一張知妙得濟時之畧五細五大願早施醫國之功言非所宜死有餘罪

通成都倅啓

手弄參旗快治中之展驥眼穿危棧容員外之題輿淒其一葉之來幸甚萬間之託恭惟某官儲岷巫之秀傳坡穎之源天孫雲漢之分軒軒傑作巨靈太華之擘矯

矯竒材藏諸用而不窮隨所施而可紀盍陟道山之峻
猶迂錦水之遙泥軾生光油幢倚重浣花勝踐聊接武
於遨頭視草新除便問津於龍尾某淮城久戍蜀道遐
征雖云裂風月而三之不過旅琴龜之一耳古心而又
古貌自信獨難異人而得異書相從未晚

回節推袖啓

殿上呼盧之讖早動諸公幕中倚馬之材肯交餘子接
茵已幸銜袂何謙恭惟某官琅琅國子監之書爛爛蓬

萊宮之賦一通脫手萬乘改容杜書記在其下風嚴少
尹置諸上客如石投水猶珠生淵指籌邊之兩圖平章
蠻徼草出師之一表號召秦關塞盡芙蓉之花遂翻芍
藥之影某幾年心敬一日眼明略窺小陸之文已識大
任之韞屋頭問訊欣鷄犬之相聞劍外征行恨燕鴻之
相避

回僉判袖啓

星槎仙客忽來笙鶴之聲雪錦主人益壯琴龜之氣辱

在聯事願言定交恭惟某官賀白材名晁黃文采集芙蓉之裳而修初服不著一塵卧蓮葉之舟而讀玉書平吞八極屢試發矸之必難藏露頰之雖宣閭拔尤戎垣借重落筆於龍筋鳳髓之上寄興乎魚泳鳥飛之間姑贊籌邊即登天祿某遠趨幕底近接牆陰合簪甫挹於清標攬袂首勤於好語手遮西日曷圖橫草之功脚踏東風當共浣花之樂

龍州到任謝廟堂啓

萬里橋邊甫解佐州之組百牢關裏忽分護塞之符名
未登聖天子之御屏身已入真宰相之夾袋夢想不到
頂踵有歸伏念某冰霰窮厓風濤苦海藐爾幾年之流
落軒然一旦之遭逢補太廟齋卽入扣天田之角與京
官通判出捫雲棧之參了無關決之長惟佩丁寧之訓
一來錦水四度劍門雖弗陪大幕府之賓猶自詭老元
戎之客其於徇國靡忘愚公移山之心所謂籌邊但進
彭祖觀井之法偶畢葵丘之戍方謀粟里之歸不圖寒

根遽動春意茲蓋恭遇某官胷中水鏡筆下化爐有猷
有為有守則念之得箕子建極之意乃收乃事乃準惟
后矣循周公立政之規凡諸老退而無營暨眾正用之
未盡大為坯冶悉入菟羅上關豐芑數世之仁下應泰
茅三陽之象為今元祐嗣昔淳熙矧墜甑之餘生乃播
鈞之舊物亟令剖竹靡俟需瓜歷吉日以問塗溯下風
而委命丹心許國敢矜畫戟之榮白髮倚門第想綠衣
之樂兩全命誼一出生成

謝制置崔閣學啓

目送飛雲欲問吳頭之路手遮落日忽過蜀尾之關告
赤崖父老以天子之聖仁諭青羌種族以元戎之威信
九束衿而聽令皆彈指以知恩伏念某危機熏心老色
上面拍銅斗而舞角銳之習已空摩石鼓而歌嗜竒之
癖猶在惟鸞鳩不能以自奮故駉蛩有待而後行追隨
一琴跋履雙劍草左將軍之檄雖未愈於頭風誦崔大
夫之詩亦能驅於瘡鬼滿宜去矣行復尼之走絕棧之

危途訪緹兵之間道邦人嗟異昔無朝士之來山獠傳
呼今見莫賓之出樂郊至止道院蕭然長笑而萬壑應
獨立而千章拱真成吏隱何有官癡茲蓋恭遇某官心
與造物者遊身任天下之重以彊國勢為定三秦之根
本以收人才為用四蜀之規模乘鴈雖多前魚未棄始
平辟司馬以丞郡其事略同小范挾師魯以行邊所期
更遠故雖公斯世而稱物未免私其人而擇官於此踈
庸置之簡靜俾於撫字催科之暇而求切磋琢磨之功

為君子儒從先生後類我類我久則肖敢忘函席之規
式微式微胡不歸尚慰倚門之望請事斯語有如大江

回生日啓

年華垂暮久矣倦遊月紀就盈依然初度影留積雪之
表心在飛雲之邊何勤記存特枉慶問夸詡斑衣之樂
鋪張黃絹之辭義重同寅情深泛愛贈之秋菊知欲制
於頽齡歌以木桃尚無忘於永好

平齋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平齋集卷二十七

宋 洪咨夔 撰

啓四

迂鄭制置啓

入侍中宸出制外閫西控六詔磊落籌邊之圖北定三秦淋漓出師之表惟卧龍之規撫素定故刺虎之機會可投氣壓赤雲聲搖紫邏恭惟某官學空萬古名塞兩間緇衣敝予又改為今典刑尚在朱弦倡予有遺音矣

格調更高岸巾湓浦之秋風舉酒平山之春色吟懷激
壯酣膽輪囷論山東之事宜浪戰非策指淮南之形勢
寢謀在人上知為天下之奇材公請當今日之重寄方
整雍丘之役又嚴斜谷之征惟井參之上游與關隴而
錯壤枕戈雖切傳檄尚遲豈人謀之未臧抑天運之有
待敵乘丙午之釁而犯梁汴於今百年我應甲申之讖
而破秦川在此一舉開誠心以集衆智倡大義以激三
軍招搖所臨橈槍如洗天生晟非為朕亟收耆定之功

帝咨度遂相予丕贊升平之業某一身虎鼠萬里駢蛭
昔凌斗野以從游今介雪山而聽令慨斯道之孰主誇
吾邦之有人未賭前茅已占破竹讀長安之露布相與
懽呼賡涇水之鏡歌尚知興起

被新旨奏事謝廟堂啓

瞻太行之雲心方搖於西徼近長安之日夢忽到於東
華天道以從欲為仁人紀以錫類為孝綱常立矣聖賢
能之竊以行叩和九折而去官漢許全於子道守西山

三城而入奏唐使便於親聞蓋天下之至情宜人上之
深警伏念某汚邪家世竄藪身名王粲問從誰猝猝行
邊之忠顧况悔生汝依依去國之懷泝瞿塘灩澦而西
躡龍門石櫃以北趼足萬里回首五年江上秋風影斷
未歸之鴈城頭落日魂飛返哺之鳥讀何蕃之傳而躊
躇覽孫寶之章而惕息去天雖渺控地有祈但為昏定
晨省之謀迺叨朝奏暮召之寵父曰嗟予子行役展轉
許時昔我往矣今來思團樂有日舉家懽舞行道榮觀

茲蓋伏遇某官以躬行作百世之程以性學立三才之極大既和於民則細亦盡於人情四牡之啓處不遑聽其來諗杖杜之憂心孔疚知爾懷歸况家山正在紅雲之旁而菽水難供白雲之外俾趨北闕就養南陔所謂老者安少者懷莫非仁之至義之盡第閭闔護關之有虎蓬萊引掉之常風可恃而前惟繫所主三吐哺三握髮行窺上袞之光壹舉足壹出言永戴洪鈞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廟堂定策啓劄

恭審以一代元勳定萬世大策生靈有主社稷無疆嘗
觀歷代之源流因攷置君之本末奉之冕服伊尹在太
甲為阿衡逆以干戈召公相康王作顧命凡邦家奕世
之慶皆宰輔得人之功秦不足言漢亦未善代王之入
以太尉陳平何為魯孫之立以將軍楊敞不與或外戚
推擇於襁褓之內或宦官操制於掌握之中託周公行
事者皆然如武侯用心者有幾以至晉聽之司馬之處

分唐付之中尉之轉移倒持太阿擅弄神器忠如狄仁傑中宗僅付諸人智如李衛公宣宗不出於已噬臍莫及搯孽徒多惟我熙朝若時元老藏書金匱定大業於兄弟之繼承漬墨水盂扶正統於父子之授受顧託之寄在宰相擁立之權歸朝廷大典具存盛事復見某官相先帝十七年之治培皇家億萬祀之休巍巍煌煌無逸太平之業赫赫濯濯崧高中興之謀逮憑几之道揚重嗣服之付託謳歌之啓而人心屬歷數在舜而天命

歸危疑雖深咳唾已定挈洊雷而出地獨恃寸心扶大明而當天盡出一手此蓋列聖鑒其志先正啓其衷用能奠九鼎於聲色不動之中於以大一統於觀聽維新之始旂常編紀鐘呂特書泰山喬嶽之俱崇長江大河之無極某委身坱圠拭目休明知宗祏之有依與草木而同慶然事莫難於謀始功尤重於圖終潞公老臣盡日立侍於少主之側魏公舊相一旦卷簾於母后之前有光昔人正在今日某下情不任踴躍慶快之至

秘書郎謝廟堂啓

虎落賦歸尚憶窮邊之戍龍飛入奏忽叨廣內之除當
明兩作離之旦而兼收與謂一為元之制而並下始終大
造之力俛仰平生之榮竊以漢九種一百三家錄巖中
祕唐四部二十萬卷藏富弘文迨熙朝之煇興嚴列館
之鼎峙上搜禹穴下采虞初登其庭者道山日月之最
華讀其書者瀛洲風露之亦飽乃若秩美職清之選莫
非見殫聞洽之神如某者識字無竒用心徒苦日斜牛

背慣從襍襖之耕月暗馬頭間問兜鍪之役莫府劍山
之外麗譙涪水之濱粗了官癡不改書癖伊川絕學已
籬匠之不存清獻高風尚蒼龍之可語心折百牢之客
路眼穿萬里之親聞第期西崦之還乃作東華之夢周
章拜命勃宰趨朝天近五雲甫候紫宸之對地清群玉
忽陪碧閣之遊左思於此而賦三都世南由是而擅五
絕歷觀作者深愧斯文茲蓋恭遇某官定大計如隆興
開皇極如元祐收召久閑之耆艾韓呂朋來登崇未顯

之俊良晁張輩出謂今奎壁之府自昔豫章之林國以
儲才士焉養望遂下采於兔褐亦俾乘於鹿車某敢不
澡雪精神於征塵沒沒之餘收斂身心於夜氣搖搖之
後竹裏汲泉而煮茗花邊挹露以研朱端日將臨首獻
三元之頌盛時親見尚賡七德之歌

回胡判院啓

曠度高才方快景星之睹雄文大軸忽勤明月之投喜
獲一麟盡洗萬馬恭惟某官壘廟屈賈灰撥陰何以湖

海一生之豪為京洛諸老之客流涕痛哭見於議論怒罵嬉笑發為文章具眼非無其人壓頭終付之命黃金且盡長缺猶存自昔聲名當三千而何啻祇今富貴過五十以非遲某脫從烟霞來足風露枕書清樾之底誰與喚醒拾句落花之邊更煩舉似略茲具報幸甚鑒紆

臨安諸友招講東山啟

慕徂徠之餘風退安西崦引嶽麓之故事延致東巖豈不願一鄉善士之交其如非諸儒名家之選莫當盛意

輒誦淺聞蓋自兩楹之夢既符一貫之學如綫以仲尼
事有若安能無貌似之疑由子思傳孟軻所幸有性善
之說迨秦燬之寢冷而漢塗之復開淄川言易濟南言
書各擅專門之業賈逵作訓馬融作傳居多著錄之徒
雖穿鑿之未純亦發明之良苦會文有益溫故宜師乃
若秦北之仰昌黎衡湘之宗子厚頭童齒豁未免先生
欺予哉之嘲耳拂心騷且有吾子見愛爾之嘆顧好為
之通患在善誘以疇能惟本朝五星之聚奎而斯文百

川之至海自伊洛出有洙泗風氣象巖巖立盡三更之
雪精神盜盜坐餘一月之春所謂賢希聖希天夫豈
書盡言言盡意諸老信有功於後覺群英求無愧於前
修腔子裏盡惻隱之心貴加存養科舉外有義理之學
不厭討論待自得於源流更孰加於模範藐如逐客老
矣陳人久忘東塗西抹之時未定南去北來之地辱拂
黃龍之榻俾修白鹿之規端是借聲誠難起甍見大巫
而怯敵危坐於虎皮從野翁者遊尚醉眠於牛背略敷

梗槩切幾鑿紆

再荅招講啓劄

某伏承妙語申諭寵延曷月予還歸哉久啓故園之興
吾年今已如此難陪勝社之游况蝸涎不足以自濡而
螢爝何堪於共照徒慚便腹多費解願幸諸君之見寬
容老子之省事窪尊西市甘寂寞之漫郎石室東山付
風流之太傅薦滕口說切幾心孚

生日回啓

戊子

蒼顏五十三又逢初度化身千百億總是窮愁辱飛雙
鳧來顧獨鶴開行厨於竹裏出妙語於梅邊為留西日
之陰特轉東風之信掛梢綠鳳夢何到於調羹啄黍黃
鷄盟尚尋於煮餅其為心感併得面陳

生日回程宰啓

巳丑以墨
梅并詩來

牛奮其角閱良月之就盈鴻漸于干驚朔風之欲暮過
勤採藻加賁垂蓬某官學道愛人折節下士問出老先
生之門而驚其不偶日奉太夫人之懽而念其有親欲

回東里之春先寄西湖之信句隨香動格與榦高照見
百里奚飯牛之心寫出九方臯相馬之意戒以點白俾
之守元老我長閑敲碁聲於橘裏為君細誦引酒興於
梅邊

生日回啓

庚寅

閱天地之數久矣疑年對聖賢之書蕭然送日方嘆箕
張而牛奮忽聞春發以鯨鏗笑桃李之爭新許榘楠之
耐久詞高憂玉意重訂金水調數聲恨欠雪兒之唱山

光一帶願從詩老之遊占報斐然垂察幸甚

生日回啓

癸巳

九年謫之賦不暇問天十月交之詩猶記墮地方擁山
陰之雪忽披沁水之春醞藉不凡機杼自別以彼富貴
榮華之夢開此風流散淡之懷意氣重於斷金音調諧
於佩玉醉喚盧仝之赤脚強為我歌笑摩杜老之白頭
莫當君賜其為感著未易名言

生日回吳季永寺簿啓

乙未

歲週六甲氣近一陽過辱高情俯記初度吳罡之斧修
月出語不凡洪崖之榼留春拜賜殊侈琢磨以岷山五
花之玉護養以峨眉千歲之苓愛之欲生永以為好義
襟持重莫訝卷錦鯨而還老眼尚明要看冠鐵豸而立

復官謝廟堂啓

新綸渙發宏開宥罪之科舊秩復還仍賦祝釐之廩與
兩儀而同量控九地以知恩伏念某姿稟迂踈學問寡
陋明主可忠言之日誼熟數之天下本無事之秋黯妄

發矣宜坐反唇之律特寬擢髮之誅僅褫官聯俾安家
食兒從郎罷拾柿葉以學書妻對藁砧然松明而理績
凡此團樂之適莫非塊北之私以口語心引手加額第
一日之去國倏七年之杜門戶外履空但有莓苔之徑
床頭金盡况無穠稔之圩未問數百指碎累之煎熬可
堪七八十老親之落莫居然待盡忽爾更生長樂宮之
稱觴華夷同慶丹鳳門之肆青天地皆春大或漏吞舟
之魚細亦振坯戶之蟄洗之丹筆界以青檀昔漁者爭

隈已斷市朝之夢今廩人繼粟遂紆溝壑之憂靖惟平
生盡出大造茲蓋伏遇某官手扶社稷心契乾坤惓惓
乎緇衣之好賢休休然干旄之樂善謂四海之英雄豪
傑悉歸籠絡之中豈一介之皦厲便儼不在涵容之數
貸之衆人欲殺之始察之公論既定之餘欲放一頭趣
開三面縉紳相顧而動色簡冊大書而有光某敢不仰
體包荒退思遷善步虛聲裏疑從鈞天帝所之遊知見
香中期報佛地位人之德銘藏亡戮乘染奚殫

平齋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平齋集卷二十八

宋 洪咨夔 撰

啓五

賀鄭丞相啓

伏審揚庭渙號宅揆奮庸天開聖人揭大明於積陰之
後帝賚良弼興霖雨於久早之餘九鼎尊強萬殊闡懌
竊以慶歷之進杜正獻盡草弊端元祐之相司馬公力
回正論九其變則通通則久本乎定而靜靜而安今聖

上始親於萬幾朝家大整於百度追還盛觀允屬真儒
恭惟某官秉粹而履方造博而守約黃裳文在中也道
傳往聖之宗緇衣敝又為分身繫聖賢之脉蚤勸初潛
之學蔚為大任之儲淵源養蒙羽翼出震六龍御天而
萬物覩依乘最先九鰲負地而四極安扶植更力肆增
隆於上媿亟入贊於中樞密勿引裾雍容補袞避權遠
勢初無富貴之心合意運籌自契明良之會覆金甌其
久矣登玉鉉焉遲之播一朝希濶之麻開幾年壅塞之

路昔妖星示變除舊之兆已萌今瑞雪應期作新之慶
可卜兩全文武之憲獨幹中和之機惟國事總總乎其
方殷而民情喁喁然其更切決否泰之消長在乾坤之
轉旋平輕重於一舟丕展濟川之畧寄安危於八柱迄
成支厦之功以福華夷以壽社稷某霜途易蹶冰谷難
春夙蒙鑒賞之殊快覩延登之盛調元有道坐培上甲
子之休播物無垠早吐雌丙申之氣踴躍胥慶編摩曷
宣

禮部郎官謝廟堂啓

九年去國甘從西崦之耕一旦起家遽草南宮之奏大明昭揭於積曠之後妙造潛回於沍寒之中脫迹沉淪委心坎北伏念某天安不穎世諦更踈虎負嵎莫敢櫻徒奮直前之氣鹿走險何能擇了無善後之謀寄懷抱於倚楹付光陰於面壁低徊空谷轉輾窮途蠻素掉頭早厭香山之老癡端拍手亦嗤栗里之貧間意行而覓詩率危坐而讀易忽逢陰剝遂與陽升牢落馮唐尋青

綾之故步推顏禹錫訪瑞錦之新窠久湮焦穀之芽頓
吐寒灰之焰俛仰自省生成有歸茲蓋恭遇某官道包
元功心契真宰伊尹舉而不仁遠矣選衆惟公臯陶歌
而庶事康哉知人尤急熟觀否泰往來之運密轉乾坤
闔闢之機大姦朝勦衆雋暮拔謂鵲巢可窺而鳳凰集
駿骨既市而騏驎來憐其數竒開以寸進某敢不敬佩
隆眷加鞭後圖白首為郎敢嘆桑榆之晚丹心報國更
祈松柏之堅

回薛觀文啓

恭審陞華秘殿均逸珠庭六子之佐乾坤功成斯退八
還之玩日月宇定自光几几雖新巖巖維舊恭惟某官
吏師一代王佐兩朝問方略之世家自唐浸盛練制度
之人物視漢畧同三十年密勿於修門一萬戶肇開於
大國倚成方切引去何輕野梅官柳之坊路喧迎騎流
水青山之屋門繫歸舸兒孫出萬卷以披吟父老散千
金而燕集移閭闔衣冠之夢為園林鐘鼓之盟陽羨買田

拍塞秧疇之雨惠山試水颺颺茶竈之風誰為公謀使
有此樂某猥憑客度輒犯顏行呂獻可固得罪於荆舒
文潞公初何尤於質肅想見幅巾蕭散訪疇昔之釣游
願言列鼎春容享方來之耆艾

回程內翰啓

伏審均逸珍臺陞華穹閣人材凋落之久上深念之
天運轉移之新公向用矣漸所以進泰於此占恭惟某
官九垓隆名五嶽全氣伊川明道而後獨傳正宗野處

平園以來復見作者早從龍尾直上熬頭扶日之功未
酬偃月之機已露方奪崔苻之氣遽尋花竹之盟司馬
公之流水青山姑從獨樂歐陽子之茅簷涼簟尚想玉
堂雖出處了無累於吾心然安危豈遽忘於斯世宜膺
護護之眷趣進凝嚴之班與造物者遊益培夜氣後天
下而樂亟告辰猶某狂編虎鬚窮巷龜殼追十年之夢
寧傲宰相而不敢傲翰林叨一日之逢難為諫官而猶
使為御史蒙恩莫稱請誨無從所願君子之彙征庶幾

吾道之浸長元祐之詔大老我冠而來慶歷之頌名臣
執筆以俟惓惓有屬纚纚奚殫

中書舍人謝丞相啓

歲星之犯執法

前數夕太史奏歲星犯中執法公果出臺

猥干憲府之誅帝

座之拱紫薇驟玷詞垣之選觀君相之深意知乾坤之

厚恩竊以為治莫重乎紀綱之張用人尤患乎意嚮之

轉拱辰一網君子之氣遂衰之邇兩來小人之勢斯盛

歷攷往鑒寧忘隱憂伏念某髮種種其絲焚心怵怵乎

繩直歐陽余靖列在四諫每懷聖德之詩王衍盧杞合
為一人欲著辨姦之論適改弦而更始偶簪筆以居先
議論不足以聳鳳凰之鳴風力不足以快鷹鷂之逐第
潛觀於機括慮或撓於規摹景祐一不肖之來大圖搏
噬熙寧三舍人之作孰效鉗鋌去稂莠所以養嘉禾薙
茅艾所以護芳草獨奮一擊衆觀四驚或疑面前行路
之未寬或怪袖中彈文之太早勇為國計奚暇身謀奉
帝勅而傳霹靂之符何難驅鬼仗佛力以運金剛之杵

自可降魔雖閤門不隔於文章而臺院俱成於退舍彼
姦既折此志還伸立五花之磚甫軒眉於旬浹扈六飛
之蹕遽蛻骨於須臾黜轉而陞榮忘其辱茲蓋恭遇某
官吾道砥柱斯文津梁遜直諫如元齡之佐唐去副封
如魏相之興漢謂保合善類必去敗羣之羊而修明太
和何愛溺井之狗辨薰蕕之殊氣培杞李之深根俾京
尹授館以使留許詞臣遜闕以見處宣昭實意安集危
衷續翻紅芍藥之吟莫知稱塞占澄碧琅玕之夢終託

生成銜戴輪困栞摩梗概

回趙制使啓

恭審上思東略公請西征以文昌八座之尊總元戎十
乘之重江淮增氣關洛屬心恭惟某官文武兼資忠孝
兩盡西平父子悉如飛而如翰慶州弟兄抑非彫而非
虎挫鋒鏑於指顧之下却貔貅於笑談之間功歸一家
名震四海正佩甘泉之橐又分細柳之弓幼度却符堅
於合肥風聲撼塞公瑾破曹瞞於赤壁雪浪翻江中莫

府之宏開外提封之盡護不求一勝必出萬全東夏口
西武昌規模既定北羊腸南伊闕經略何難大奏凱於
前茅永垂光於汗竹某搔頭白雪引睇赤雲竹樓之記
猶存徒懷清賞桃林之詩可作尚賀元功

回楊侍郎啓

竊以南臺執法未輸折檻之忠西掖代言遽獻斷窻之
醜蒙恩超越揣分凌兢伏念某蚤坐排根久成流落窮
懷不柰每嗟煮鶴之琴老氣未衰尚愛擊蛇之笏天適

開於日月地偶借於風霜了無回川障瀾之功僅有去
莠護苗之志方奮前而抨擊忽踵後以褒還觀象門深
決日之留已幸翔鸞閣靜半生之夢還驚取數過多揆
元有自恭惟某官聲諧笙磬佩襲璆璜闢裏掉頭耿耿
高時之操閑邊袖手惓惓憂世之心念善類之相扶欲
頽風之復起遂令滌辱亦轉光榮詩到蒼苔寄宦情之
澹薄帖來青李佩交好之綢繆占報斐然垂察幸甚

回趙發州

必愿

謝忠定配享劄子

恭惟先正忠定太師周程粹學文富精忠龍夾日以飛
定神器於危疑之頃鰲負極而立安磐石於指顧之間
初懼偃月之謀終墮浮雲之計迨更聖化始記功宗侑
食原廟之廷圖形容臺之閣阿衡格於上帝雖音跡之
莫追周公祭於大烝迄英靈之如在旂常增耀簡策騰
芬某濫次周行聳瞻盛典知臧孫之有後宜文子之作
原爾祖與享之已著丹青之信斯文未喪也更堅清白
之傳贊忤良深敷宣曷既略此酬謙施之辱切丐紆察

回趙制使

葵

謝忠肅賜謚劄子

恭惟先正忠肅太師學問以母自欺為先踐履以不遠
復為主胃吞八九雲夢浩乎無涯腹有數萬甲兵用之
不盡擁師干於江漢控戎索於關河以頗牧之籌修羊
陸之政屯田之奏則營平之遠略出師之表則孔明之
精忠收績前茅垂休汗竹邊有雲中之警上興鉅鹿之
思灑寶墨以疏恩易美名而壹惠光流宇宙聲撼華夷
是皆曹武穆之將家范文正之儒裔克傳世業深結帝

知故能顯揚於無窮于以侈大其有子某聳聆盛事倍
激懦衷方圖玃於柔緘忽首勤於珍翰執謙良過抱愧
為多排紛控賀不莊仰丐台察

除禮部謝丞相劄子

某恭惟我聖上親萬幾之初賢相宅百揆之始大明昭
揭公道宏開群陰見明而雪消衆正連茹而茅拔融歸
皇極扶立太平某去國九年奉祠再歲自謂窮途之老
死不圖大造之更生抱舊直之青綾趨新窠之瑞錦孰

云起廢有此叨榮某官鑒其愚而無它腸愛其懦而有
立志以恤窮悼屈之念為嗟枯吹生之仁首加招徠使
脫沉滯動八十親之喜寬數百指之愁踴躍而興糜捐
以報然念禹錫十年待文昌之相始授此官溫公數月
趣東坡之還乃居是選豈繫晚學可跂前修伏望鈞慈
憫傷弓之心危察墮甑之氣索收還誤渥改轉真機賙
其甌石之家授以升斗之壘一飽養志三熏戴恩謹此
控謝併布其衷仰祈鈞察

答吳總卿劄子

某九年擯去玄都之樹已空一日喚回少林之壁忽倒
若有相者夫豈偶然某官功名鼎盛之秋意氣相期之
素謂荃蕙化為茅久矣尚復何言而桃李自成陰有之
不須多慮每對酒而憶太白必裹飯而問子桑更加牙
頰之春欲起頭顱之暮昔耕今穫彼竭此盈竊自攷其
生平曾不滿乎一笑方趨郎舍忽被郵籤論復如前固
待以唐質肅之舉節難保晚正恐如韓忠獻之言猗須

公歸共論此事伏丙丙照

答葉子真劄子

某九年坐廢翟公之門欲冰一旦謂來馮唐之首已雪
方群振鷺忽點棲烏作之髀肉久消之餘置諸夢想不
到之地莫知稱塞第劇凌兢足下氣雲升而川增文水
湧而山出念嘗交訊知可論心方從九芙蓉之游特貽
百車渠之帖首勸之以劉元城范希文奏疏繼戒之以
王彥霖朱光廷策題推車惟主於行乘舟毋偏其重倦

倦一意纒纒千言期頽風之復興使懦志之有立把玩
不已感藏可知此去凡可以警策其不逮毋惜陸續

平齋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平齋集卷二十九

宋 洪咨夔 撰

序

楚泮榮登義約序

禮賓周制續食漢法士未嘗為春糴之謀科舉設而待
士之意衰薦名春官至有貧不能行者亦有屢上而索
其家者遠方皆病之番江去武林餘千里歲當大比相
與裒金俟同盟薦送之多寡均以給費嗟乎牀頭金盡

壯士失色囊無一錢羞澁萬態彼蓋未知道者吾儒讀書萬卷可敵猗頓之富何至預以行橐不充為憂是舉以義為勸亦惟相期於功名之會而已然義利相去不能以寸而趨舍有舜跖之分平時燈窗議論務以道義相磨礪至利害迫之小則賣友大則賣國視所學為芻狗者多矣諸君聯翩青雲致身富貴其毋忘藿鹽時後車十乘從者數百其毋忘聚糧時一貴一賤升沉不齊其毋忘同盟時能守是約斯可謂義皆曰能遂輟萬錢

為之倡嘉定三年正月望日錢唐洪某序

送何龔父序

夏至後三日龔父歸閩訪予以別飲之酒且告之曰君子之學進於靜為難靜者誠之復性之貞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學聖人者必以靜養夫中正仁義之所自出蓋人生本靜物交物引之則靜者動動而無以制之愛惡情偽互相感觸則橫流而忘反靜所以制夫動也而靜之功非可以驟進朝省夕察日磨月鍊用

力於惟危之地如馭悍馬如防潰隄如治百萬之師使
志足以帥氣而氣不為非義餒在我者立在物者靡慾
心平而躁心釋靜之功進矣靜進則內體純固而清明
廣大生焉清明則天地萬物之理皆會於吾誠廣大則
方寸之運天地萬物皆為吾用而道在是矣易六十四
卦乾坤之外其本體以道言者惟復與艮復之動隱於
至靜之中故曰反復其道艮之靜立於羣動之表故曰
其道光明道未有不自靜入者也參之魯艮顏子之如愚

復聖門之正傳以此龔父資簡茂近於靜其入道為易
澄心以觀我平心以觀物一敬主內萬想不搖山光凝
而白雲度野水空而庭草碧悠然意得表裏俱瑩所到
詎可尋尺計哉予方習矣弗察乃以告吾子它山之石
可以為錯朋友講切之義也龔父勉之異日將於是乎
觀所進

於潛洪氏譜系圖序

洪姓有兩出一避唐孝敬帝及今本朝宣祖諱易弘為

洪一伏羲神農間共工以水德伯九州其子勾龍為后
土後裔封於共為共氏漢末避仇益水為洪吾宗共伯
之胄也聚族天目下以東洪名其村無慮六七十家耆
舊相傳始祖自四明挈家奉母來今西莊下擔墓猶亡
恙每歲除家祀所謂渡江祖席地用古禮而所徙歲月
漫不可考然自始祖至於今不翅十五六世一世三十
年當是唐中葉徙居於潛谷口矣洪望燉煌郡其散見
於纂記多占籍東南吳廬江太守矩宣城人唐集賢學

士孝昌舒城人翰林學士侃仕南漢參知政事昌杲仕南唐昇元宗譜一侍御三尚書則鄱陽三洪之遠祖也得姓以來鄱陽為鼎盛而在潛之洪四五百年間種德藝善源深流長曾未有顯者豈聞崖僊之風以肥遯為高歟抑名山大川英淑之氣有待而發蓄雲閑霆然後大沛厥施歟紹興己酉裔孫珏首考世系派別為圖藏於家其後斌又采之為祖宗諱第圖訖于己卯去今六十八年枝葉益蕃不可無紀余自郎曹罷歸地偏日永

因彙稗而續之凡力田以肥家從戎以世宦讀書為文以名場屋皆倉監公長子仁朗之傳吾所祖也故詳仁蘊之後數傳而遂微故老不存舊聞放失未免間闕文以俟質訪夫能言其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藉談取誦肖貌於兩間者不可不知世繫之所自出知所自出則知根幹華葉同此一氣自葉流根不容間斷春秋烝嘗以序昭穆而謹終追遠之意存歲時會聚以親族黨而乖爭陵犯之風息朝夕講摩修飭未為善士君子之歸

而無忝於爾祖此圖蓋亦風教之助云寶慶丙戌六月
庚寅十五世孫某序

豫章外集詩註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咏不于人物之盛
而於其生我朝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
士莫盛於熙豐元紹間其生也類在於神宗朝如詩家
曰蘇黃曰黃陳蘇公生於景祐陳公生於皇祐而豫章
生於慶歷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公得清

寧正明之全氣氣全而神王挾豐隆騎倒景飄飄乎與造物者遊放為篇章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坡翁蓋心服之而後山師焉其集嘗擬莊子分內外篇外集如韓淮陰驅市人背水而戰暗與兵法合內集如諸葛武侯八陣竒正相生鬼神莫窺其奧彙分之意嚴矣君子之學日進而日新日新而日化進則人新則道化則天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以是也文與詩亦然論詩者不泝其始無以知其進而新不極其終無以知其新而化

內集斷自入館以後極其終矣外集起初年溪上吟泝其始也眉山任處士驥天成擺落科舉之累真積於學者無不覽愛公詩若嗜慾然以內集有任子淵注因註外集十二卷攷年譜以推出處用事必求其意用字必探其原勤且博至矣或以詩嘗經公手刪而疑其多愛然使學者盡見前輩少年至老之作以觀日新日化之功雖多不厭也子逢博習有家法方注詩時兩髦耿耿檢書捧硯領退而學詩之意今以名卿守蜀白首矣懼

父書無傳力自校讐錢而公諸世萬里信來俾序之某
晚出未闖其藩何敢贅疣玫瑰謂宗宗儒摘阮歌戴道
士彈琴書不知何以分內外當有能辨之者余聞李衛
公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
山泉通雜他水十餘缶試之僧指其二曰此惠山泉也
文饒為罷水驛欲知內外之辨者請以是觀之

桂巖雙蓮圖序

西風入簷涼滿巾席紫水何君器之以嘉蓮圖來示云

大兒自任舍桂巖沼中所產前是庭砌嘗長異篁今復
有此鄉之耆耄雋艾相與夸咏以為瑞懼弗克當也子
以為何如余撫圖太息曰深哉造物之意也鳴鳩在桑
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鳴鳩之哺其子朝從上
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君以義方名家以厚德燕後男
子子四叔仲季連著聲科級而伯未也伯有子亦復蘄
然露穎派義方之澤蔓厚德之慶猶鳴鳩晚哺已徧於
下方進而上固有開必先乎夫英華者和順之發也馨

香者忠信之達也充實輝光者善美之形見呈露不可
遏者也君觀是華根培而幹擢枝芳而趾榮天理人事
之相符昭昭也惟無必其在天而後知天之可必也

春秋說序

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
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於
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
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往往無天而動於惡然天雖有

時而未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賊所以懼也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為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違諸一時不能違諸異日能違之其身不能違諸其子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有不可違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返正之筆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人欲窮

而天理滅其卦為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者也
以齊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則
亂愈甚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
諸侯皆廩廩乎贅疣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
下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彘頤其
國禍亂及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
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
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

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失之則亂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

兩漢詔令序

天道不言而四時行聖人不言而萬化成言非感人悟物之本也審矣二帝之典三王之謨猶不能已於言誠在言前也言出於誠雖言而忘言漢世至誠之學不講

皇極之訓，蔑聞而一人志慮，形為播告，大抵出於手製。天下猶得以因其言，知其意，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渾渾灑灑，王言之體也。漢上接三代，統緒其文，猶有爾雅之遺。人主天資有高下，躬行有純駁，識量有廣狹，政事有得失，固不容槩論，而以仁立國之意，丁寧反覆，四百年猶一日。至先主孔明之用蜀，一時詔勅，亦能使聞者為之興起，豈非兩漢之澤未斬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書為尚論其世作。

送程叔運掌之湖南序

秋風動容木葉欲下眉新進士叔運程君過我東山將
歷沅湘而南征愀然買酒酌之曰香草佳木隨地皆產
而莫盛於湘之南湘南衆芳所在杜衡江籬芙蓉薜荔
木蘭若芷荃孫椒桂不可一二名而莫盛於蘭蘭有國
香人服媚之初不以進而榮其生深林無人自芳亦不
以退而辱騷人所以反覆深致其意以其似道也故紉
之為佩折瓊枝以繼之而求襲其芳澤是芳發於身達

於家漸於國以及乎天下熏烝乎兩間流被乎百世曾何負於人哉而服艾者謂不可佩人心嗜好不同乃爾於蘭庸何悲委厥美以從俗而與惡草俱化則蘭之悲也然蕪沒於蕭艾之中可蔽其芳不可奪其芳故曰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又曰惟茲佩之可貴兮芳菲菲其難虧其根於天者蓋始終未嘗為時俗流從所轉也蘭有數種有澤蘭有石蘭有一幹一花之蘭或秀於春或莛於夏而發榮沅湘者紫而尤馥見於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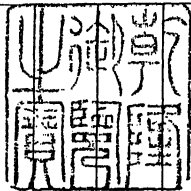
正秋方僚慄慘悽萬卉溘然如戰敗無人色綠葉紫莖
表表獨芳其可敬也夫坎維心亨困而不失其所亨此
蘭之所以似道也君欲進乎道蓋於蘭乎訪之且為我
歷訊衆芳無恙攬涕延佇未知九畹百畹之誰屬也

嬾窟詩藁序

祕丞馮李錢君子正與余好嘗從容論詩喜稱仲氏慶
善賦詠得回谿老人之傳恨不及識也子正即世十有
五六年其猶子巖友以嬾窟一編來曰願徼福於祕丞

叔巧為先君子發之予愴然追往不能已因念詩亡而離騷作騷之憤世疾邪蓋出於小雅之變後世之詩又以出於騷為近雅時觸乎所感事拂乎所遇託物引興以寄永懷紆餘窈渺激揚頓挫有不盡之思而詩工矣然皆變小雅流風之遺也知大雅廣哉熙熙乎之體幾何人哉慶善嘗為長樂宰施不盡學其見於詩凡騷人感槩不平之氣憤鬱無聊之情一無有陶寫性分惟澹然樂易之歸江山之平遠風月之清明草木魚鳥之幽

閒自適皆其神氣之動德符之充也廣大而靜疏達而
信者宜歌大雅其必有會乎



平齋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齋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龔果

欽定四庫全書

平齋集卷三十

宋 洪咨夔 撰

記

東山婆娑巖壑記

婆娑巖壑者何鄉先生吏部俞公讀書處也天目下趨於臨安寫為雙徑輿為大滌洞崛竒明邃為九僊玲瓏及東西永安其鍾為人物唐光啓中錢武肅始以功名著越百二十餘年有公卓卓相望為名法從山川英靈

之氣大抵屯固蒙鬱蓄極而後發夫豈易然也哉公家
西市離東山里許少屏人事窮年藏修山中學成一舉
冠天下後每解官還里輒抱書山房繹其業講索益精
造詣益深論著益雄故四方秀艾輒請屢滿緇徒可與
語亦泊然與為莫逆交軒宇佳處丐一語品題未嘗不
笑領也公即世忽二十年僧老死且盡獨主塔且仁應
門業靜趣明澹寂如止水撫風物之蕭疎愴耆舊之凋
落以平生最愛環翠之勝因葺閣下為堂以祠公摘公

疇昔所賦名之且悉疏詩文於壁林巖蔽窺花竹深暝
與窳堵相近遠儼猶昔也公儻騎雲馭風挾仙人左元
放之徒忽去而倏來乎夫出處之義大矣靜者常得之
艮為山主靜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雖動未嘗不
靜也公方徜徉空谷燕坐深山月明長嘯而林華墮門
風霆閣雲而人莫窺其涖及出而施之詩書仁義之澤
滂磅礴瀉而春融萬象風節所存殆有駭濤怒颺日夜
春撞所不能搖者身在禁闥乃心清泉白石間蓋處亦

靜出亦靜也綸巾一壑目擊道存顧不重耶晉謝太傅高卧東山石室濬谷之趣自謂伯夷何遠悠悠千古此意惟公識之故并圖其像以慰山靈之思云

餘杭重建縣治記

餘杭茗霽之津會故冬予奉親行霑上諸山扁舟循茗溪而下間登岸從牧翁溪媪語人人誇誦吾今年方壯而識老政出清靜民曾不省有官府也因以野服謁訂所聞令肅容於丞舍起訊之故曰縣治舊占溪南後徙

於溪北宣和焚於睦寇江令衰重建建炎焚於金兵張
令永嗣又建之閱年百餘浸淫穿蠹凜乎欲壓圖撤而
新之治寺吏民之耳目非他役比故不敢不勉予退而
心念邑近在畿內地望非不枵然大也而土薄水淺十
日晴則告乾三日雨則相戒為溢備民以故無蓋藏而
令以負租督過者十七八彼此於此豈能為壓焉之懼
哉所壓有急於屋者見大夫以朝士來宰乎此苟可撐
扶以延歲月何新為新之寧不勤其民而自為紛紜耶

未信潰乎成也越歲月苔人過予門曰縣之寺成矣治
事之廳退食之堂宴息之室崇樓邃閣表裏中度發地
得中雷遺趾位置高勢且還其初矣屋後惡木叢莽鴟
鴞狐狸舞怪之地薙翦不留餘拓圃結亭竹木伍伍氣
象一新矣而田里宴然罔聞知嗟夫縣無劇易弱者以
苟偷為安遑惜我後強者惟力是務一役之興萬戚之
乘也於此能於政休俗暇儲材庸力以植壞起仆使吏
治尊民瞻聳而一毫不以動其民至斥圭田再歲之入

以食功可表也已惟昔聖賢道化之盛有本末而無內外其用力自相在爾室始蓋萬室之治不如一室之難也言偃宰武城澹臺滅明非公不至是室之嚴所親必直諒所諮必正大所踐必誠敬詖辭詭行姦聲亂色無一得以搖吾之清明而弦歌之化行矣令其進於是乎役起正月己未迄於五月癸丑令公族名希磐以進士試刑法中其科嘗為大理評事云紹定癸巳秋七月甲

子記

於潛縣廳題名記

六飛都吳邑加重令加選題名昉於隆興甲申續於嘉泰癸亥前後著見者四十有二人石近燬紹定戊子續記自晁大夫始舊聞放失矣九華程君燾至精敏而浚潔大不弛綱細不漏目民隱吏慝搜獵幾無遺治行疊疊逼前獻垂滿討諸故府合題名三為一以存往而詔來且追書唐及國朝全盛時賢令十一人於首高山景行不以耳目所接為僅足也然著記未免於闕聞遺風

或待於慨想東晉虞府君嘗為吾長吏甚有遺愛志逸
其名託錢武肅乾山濟安廟碑以傳邑自漢隸丹陽以
來為令者知幾人傳者能幾否固幸其不傳臧而不幸
不傳者可勝道耶夫士君子立於世豈以傳而為善不
傳而遂已也未有為不善而必其傳也亦未有善積而
名不傳也其亦為所可傳勿為所不可傳而自幸為無
傳也雖自幸於無傳而根窳相形其溢於邦之耆老俊
秀牙頰間者未嘗不並傳也書曰康乃心顧乃德遠乃

猷裕乃以民寧司民社者尚監茲哉

會心樓記

潛負天目支峰石柱為縣治前繚鳳凰青山右峙峯竒
三面騰躍峻拔多竒觀東山獨庠伏不稱疇昔嘗於門
阿少左作近民樓以亢厥勢而地迫雜囂非宜久且十
年矣今令荆溪張君本未公餘憑高周覽謂景岡觀泉
辨陰陽而位置古人所重相攸衆樂園亭之列岫正枕
東麓可駕庠以為崇屬時農隙買材賃力斥亭為重屋

三間飛跋縹緲脫氛埃而接雲氣扁以會心其下軒窻
靜深仍列岫之舊名前二十步山碕斗立碕外八十步
許為圃以射北有淨涼亭環立巨竹迺取徑於亭之東
南涉圃級碕而升樓羣山奔湊一覽而有如主人由阼
階肅賓及介相與揖遜酌酢几席間不譁不偏左右具
宜邑勢隱然以尊非直為臨眺故也而却紛領要䟽滌
此心之煩鬱以熙其民厥有助焉人心元體湛然太虛
之涵萬象無主則物誘於外心往會境有主則理融於

內境來會心定而明靜而所見物物皆春意斯得所會
矣君起中興世家年壯而識老氣盛而志立其政以不
擾為理以勤為功彈琴讀書於退食委蛇之頃泊如韋
布坐以靜勝雲生前岑鳥號後塢往往忻然契所適是
樓特寄焉爾其成也以紹定辛卯臘月丙午越明年立
春後五日記

此君軒記

軒舊麗寂照精舍東坡以倅杭行縣為賦不可居無竹

之詩隆興初徙於縣治衮繡堂之東開禧間嘗重建寶慶初元避上嫌名令桐江方侯熙易以此君軒仍用坡詩晉王徽之語也君者有德位之尊稱自萬乘至子男百里之國皆稱君以君名縣齋之竹其尊與君百里等然竹之君以德言百里之君以位言知君之所以為德則優於君百里矣易之震為專為蕃鮮為蒼莖竹其時為春春物之生專而蕃鮮莫竹若孤根峭直不數歲被山如雲戴角繭粟曾幾崇朝已干霄而樂生意勃勃乎

其不可禦故欲觀造化生生之德亦莫竹若也侯政成
心休日與君對念吾民生齒之數能如君之蕃乎生養
之具能如君之阜乎襁褓鞠育能如君日夜所息與沆
皤俱升黃髮婆娑能如君什伍相依少長相扶老歲月
飽風霜而無憔悴之色乎以君之生觀民之生侯於此
不徒名也吁人未哺吾不可以獨飫人方臞吾不可以
獨腴對此大嚼奚心哉說詩者以意逆志可也

於潛縣丞廳續題名記

吳門葉君芑丞吾潛諸臺交薦其材垂滿過予以題名
更端屬之記且曰官無庠崇職無簡煩事無易難惟敬
則行居是官而罔其思非敬也居是官而出其思亦非
敬也上不侵官以僭下不怠官以曠心止於是靡他其
適如農有畔行無越思其斯為執事敬乎芑不佞何足
以及此惟是常平義倉之賦受丁口力役之簡稽暨上
官所以奔走使令之悉惟謹土膏脉奮凍解泉動出入
阡陌程督防濬日與臺笠襍襖相爾汝過此不問也有

堂述六面山而俯沼嘉卉美竹參伍布列暇時玩游鱗
之落曳聽幽吭之啁晰弄柔芳而坐密蔭以休其心負
丞不負丞不敢知也余愛其言知敬於職業因筆而畀
之且告來者

題跋

龍州免運糧夫跋

蜀自開禧佳兵以來調役屢矣龍之民獨共其二平時
家出丁壯番上十關五塞以扼氏隴有警則以賦授役

霜斡雷腹麇奔魚貫飛輓於關表間顧更厚征之其民
重困有懟而無告制置南海崔公都運合陽趙公聞而
惻然曰不堪命矣嚴爾戍寬爾轉饒自今其勿與山窮
水盡之邦刀耕火種之俗始有生意誠求之也詩曰民
亦勞止汙可小康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敢告諸來者嘉
定甲申五月

易齋詩藁跋

詩無定鵠會心是的仲可謫居二十年自放於詩多警

策其賦梅有天不能寒獨有梅一涉春風不足奇之句
讀至此悵然久之曰其有分寒餓也耶余於此有會其
亦有分寒餓也耶因書卷末

崔文昌書翰跋

為黎監丞
伯登作

蜀輿鬼分野多鬼術辛巳節闕瑞慶節有日者自益昌

過少城竊詹菊坡老先生於大慈寺滿散所退而謂某
曰帥嶺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度劍即辭過崇
寧謁德升曰賢大夫旦夕入益昌幕時宣闈猶無恙甚

疑之已而至節後果度劍德升尋入幕以鎮粟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議論如正志審固之鍤劃然而破的如躊躇滿志之办譟然而中窺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久憊之俗弭紛集之變而遂與同升賓主遇合固有數行乎其間夫以朝廷信臣由一路帥四路若可億揣幕府初開求士於叢英旅雋之中而數已先定人其可萌一毫券外之想乎因觀菊坡手帖有感敬書其後

俞拙菴偈語跋

士君子平生學力最可驗於啓手足之頃曳道遙之杖
易華晚之簣蓋安之以為常而不以為異也拙菴居士
業儒好修以拙自喜拙則靜靜則平平則澄而明理明
志定不為氣所動故能無怛化病革家人環泣撫勿泣
命子德藻滌硯濡筆手書四句偈以訣神宇凝正鈞畫
勁峭實踐素履絃攝呈露坦然以方寸遺子孫非學力
之驗耶至此然後知簸弄精光於百巧者之不如拙

陶同年崇詩卷跋

某與宗山同壬戌進士甲申冬同除祕書郎迓之江上
投分日密乙酉秋某去修門未幾宗山亦去時上方鄉
用舊學何落落獨爾耶宗廣平賦梅花疑非鐵石心腸
入海棠詩近之矣九原莫起撫卷潜然

彭忠毅謚勅跋

為董景
暘作

紹興間顏邵以其祖魯公所自書告進之上曰人皆有
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太山處死為難爾忠毅彭公

亦善處死者也守衢日方臘陷歙睦杭衢介於三郡賊勢張甚獨與郡僚段處約守城城陷罵賊以死有殺身以成仁公之謂矣公伯氏尚書元祐紹聖正人壻余御史亦以直聲聞天下一門氣節相尚輝映千古景暘公曾孫壻得吳傅朋所書謚勅於其家故篋猥釀中寶之如天球拱璧其知所尚哉年月日某敬觀於朱陀聞復閣

家朝南避偽回任檄跋

開禧丁卯之變蜀士有死之以為忠者有去之以為義者各行其志也吾朝南其去之以為義者與夫死生命也去就義也惟其委死生於天而後能全去就於人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朝南以之

徽廟草書千文跋

臣恭惟我徽宗皇帝聖學天縱批糠姚如萬幾餘閑游戲翰墨元氣淋漓不擇地而施梁周興嗣所次千文遂被異世非常之遇及高宗皇帝中興江左志在復古列

聖雲章奎畫厚募歸之東序每得宣和宸藻輒悲不自勝以故左璫慮傷夫上意多抑不進此文其一也龍騰電掣出入造化躡絲轆義前無千古甲丁護持劫燼不壞凡十有六紙悉以交龍篆章分券其縫臣子述博古識真恭禱而寶襲之一日出以示臣臣聞紹興間今上知懷素千文藏董弁家命朱勝非諭旨投進使此書得陳乙覽豈復求驚於野乎感歎之餘謹拜手稽首志其末寶慶初元寒食日臣洪某

高廟千文跋

經乾緯坤者典學之全功出聖入神者游藝之餘事臣
恭惟高宗皇帝斷鰲立極息馬論道緝熙光明之學追
媿三五倬彼雲漢敷賁石經龍畫螺書旁分編刻莫不
大關造化細及庶務垂則於億萬世千文特凡將下陳
何與大學姍娟餘閑亦復肆筆及之臣子述所藏臨智
永書識以彭城瑤暉奉華印章劉望彭城或謂當時劉
貴妃所得好賜楷法適潤草聖妍力神動天隨超絕衆

妙視永所書可謂集厥大成金聲而玉振之矣我太宗
皇帝嘗行草千文賜李至至請鏡諸石以詔方來上曰
梁武得鍾繇破碑周興嗣次韻非垂世立教之道孝經
百行之本朕當親書觀思陵奎藻者當以熙陵之意叅
之寶慶改元清明後一日

程剛愍死事跋

死生命也處死生義也義所當死直死耳君子不苟免
而生也身不苟免而生乃所以生社稷也天寶之禍唐

以顏李張許之死而生靖康之禍吾宋以傅李梅陳程
安諸賢之死而生皆功在社稷者也嗚呼安有功在社
稷如剛愎而其後莫之錄乎端平初元立夏後兩日古
潛洪某

題洪崖圖

洪崖三皇時有道之士其見於隋唐間者曰張氲或曰
蘊自號洪崖先生出入以髯鬚五雪驢一自隨此圖是
也吳興葉子淵得晁氏所藏龍眠本手臨以見遺老人

戲云先生固清高弄拙或反巧一人御六子終被雪兒
抄此畫此詩俱有眼也猶子穉弦誦之餘取所畫臨之
一發輒破的老曉為明因識其末紹定癸巳立秋日

題西岳降獵圖

君玉以宮車游獵圖二寄示共七紙韞箭前驅嬪御紛
從來輿去馬蹴踏雲氣其精妙瑰怪縱橫變化出入天
神嘆非龍眠莫能作而不能名之轉似都官隆山李成
之曰西岳降獵圖也吾家絹本得之康節邵公濟家人

物部分與此無一不合獨第七節前多馬上美人四因
合二圖為一次第其先後以復得非兩家所藏同出一
時之筆紙其創絹其成與絹壽止五百年紙壽千年君
玉倒黃河以洗研挹玉井以濡翰醉攬風露吸金天之
晶而賦之必有與此畫相為壽者紹定癸巳秋日洪某
書

題天台聲聞十八尊者像

余庚午初夏與會稽王仲鈞同遊廬山旬餘一夕仲鈞

先還南康城子獨宿開元寺軒窗靜深毛骨灑然夜半
夢至佛殿前遇長身僧握予手而言堯曰數句已斷于
篇章之末參乎一唯獨得於言意之外孔子子思相傳
者如是吾佛亦如是孟子不足與語此言訖而覺林月
滿庭水泠泠如琴筑因起坐不寐晨粥舉似衲子無能
會但以山中古佛示現為對轉首二紀矣臨安東山靜
空出天台聲聞十八尊者像乞一轉語恍然有感追前
夢書之聲文領此必有超悟於語言文字之表者

范丞相謝表跋

慶歷中仁宗以中外人望用韓范富共政責治於期
月間遇合之盛如此一朝欲止僥倖退不肖而小人始
側目相繼去位高平公受知高廟前無與比至重惜
名器裁抑苟得亦罷相於紹興初直道之難行雖盛世
猶不免可勝歎哉

端平丙申
正月十一

劉忠肅尚書右丞告跋

挫士氣者沽激之名壞國是者調停之論忠肅公在元

祐初以呂正獻薦為侍御史進中丞又以正獻薦擢尚書右丞方在臺時彈奏蔡確章亨呂惠卿安燾等靡遺餘力第知去大姦大佞以扶植更化之盛不暇計它日之禍也使公計他日之禍則必以無所是非可否避沽激之名開調停之論局面隨手變易奚待閱八年而後為紹聖哉雖然無鮑叔則無管仲無子皮則無子產無正獻則安有忠肅觀此告者當有感丙申春社洪某題於摘文堂

劉忠肅冗費官制擬草跋

前兩項寶元嘉祐詳定減省冗費似是進故事之類後兩項元豐頒行官制指揮必公為右司郎中時代宰臣擬進續通鑑於覈正吏治條曰詔於創被差命條曰上批其間頗有刪改處大意皆如所擬年月與此合我神宗聖訓左右司須是學為宰相良有以夫

劉忠肅遺龔輔之手啓跋

公時為校書郎

公用韓魏公薦自江陵府觀察推官除秘閣校勘初入

朝時帖也尊諫院以先生文丈首番用名印於月次番用於名皆近世所罕見

觀劉忠肅手簡

嘉定甲申予與公曾孫為龍州交承端平乙未丙申又獲與公元孫今太常寺主簿同朝常簿論事挺挺有祖風力可敬也出示此軸敬書其後

題劉忠肅和洗竹詩帖

洗竹和篇與白樂天養竹記同意闢邪衛正嚴矣異時

罷相乃出於所善之楊畏何嘗翳託根之深耶

觀劉忠肅所書金剛經

此必非在臺省時所書閑退中移心法耳

書諸公贈鍼醫李立之十全堂詩文後

真西山病亟吳義夫自江西津致立之視之曰鍼有起
死功未至之數日西山墮嗚呼天胡奪斯人之亟耶豈
二豎畏立之之至迫之殆耶抑立之有天幸鍼不及施
於決不可起之疾得全其術耶余得竒疾於上齟逾年

累更醫不効立之視之曰鍼艾所不及也知其不可治而不治是亦全已江湖間恐有異人奇士能以奇方治疾試為訪之幸得其方以寄是又不自居其全而能進於全與

書天竺杲古鏡持箴

此古鏡磨鏡法也久後光明透徹自無待磨諸禪莫被老行者熱瞞道不須拂拭古潛洪聖俞

平齋集卷三十